



油麦和酒玉麦汤圆

□马卫



我吃过两种不是糯米做的汤圆，一种是油麦做的，另一种是酒玉麦做的，至今难忘。

1

那年我14岁，读初一。大年初五，我到六顶山去看望老表，他是我大姑的儿子。六顶山在四川汶川、灌县、崇州市交界的地方，很偏远，我从来没去过他家，甚至没见过他。父亲说，老表的爸爸，读过私塾，当过教书先生，到他家能借到书看。我本来不愿意去，但听说有书看，再远的路也不怕了。

路真的遥远，从早上走到下午三点才到达，中午在另一个亲戚家吃的饭。父亲几十年没来过，都认不得路了。好在离老表家不远有个黄泥沟军区，公路通到大队，然后再问路，半天才寻到老表家。

没想到，老表家真的穷——几间茅草屋，房子很矮，黑黢黢的。表嫂很热情，但明显能看出她的智力有点问题，连交流都困难。老表有两个女儿，大的七八岁、小的三四岁，两人都不敢对陌生人说话，眼睛滴溜溜地转。父亲拿出粑粑分给她们，她们躲在一边猛吃。

2

老表倾其所有招待我们，不过表嫂的厨艺太差，现在唯一记得的是晚饭吃的羊肉。

整个川西的过年风俗是，如果客人住宿，第二天的早餐一定吃汤圆。第二天早上，大约九点钟，老表叫我吃早饭，桌上摆的汤圆，是黑黄混色，我看了半天也不明白是啥做的，父亲说这是油麦做的，很香的。我吃了一个，确实香，但比普通汤圆要粗糙。老表说，他们这里没田，不产酒米，做不了酒米汤圆。

饭后，老表拿出一只旧木箱，边角被老鼠啃过，打开全是书，纸已泛黄，我喜不自胜。我借了几本，有杨国荣著的《中国思想史》，有范文澜著的《中国通史》，还有一本叫《李岩与红娘子》。

书是竖排的，繁体字。这些书我一直没还，几十年后还带在身边，存在书房里。后来老表来我家，我说还书，他说不用还，两个女儿读完小学就辍学了，家里已没人读书了。

那顿油麦汤圆，我记忆深刻；那几本发黄的旧书，让我记住了杨国荣和范文澜两位名家。老表一介农民，但读了不少书，被村里人称为“书呆子”。他种地不行，家庭经营得不好，因此一直贫困。后来，表嫂竟然被人拐跑，下落不明。老表带着俩孩子，过得很落魄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我家常接济他家，主要是送大米酒米。

3

老表姓任，叫任年生，这名字好记。

油麦是啥呢？应是燕麦或莜麦，产量很低，但它抗寒，能在大山里生长，是山区的主粮之一。

1980年春节，我到岩丰沟外婆家。那里的大山西面，就是汶川。外婆外公早去世了，唯有的人是二舅母。

二舅母非常喜欢我，还有个老表，约大我三岁，陪我玩。在外婆家，我第一次吃到了用酒玉麦——川东人称为糯苞谷做的汤圆。面粉呈淡黄色，做成汤圆比酒米略粗糙一些，不那么软绵，不太糯。

这也没办法，岩丰沟常年气温在10℃上下，根本不产水稻。那时集体生产，经济收入极差，也没钱买大米、酒米，只能产啥吃啥。

酒玉麦汤圆我也就吃过一次，香，但还是觉得不太好吃。多年后，

大健康观念流行，杂粮成了人们的喜爱之物，超市里也有了酒玉麦炒面卖，买了点回家试着吃，再也没有童年时吃酒玉麦汤圆的香味，像是满口钻砂，不好吃。

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二年，我再去外婆家，二舅母早下山了，住到南坝子么老表家，仅大老表还在山上住，他已是70岁的人了，一见我，两泪纵横。他说我是唯一一个大地震后来看他的亲戚。“5·12”地震那天，他和大表嫂在山上挖药，突然，听到石头滚动，凭经验，他知道是岩爆（地震）了，他们躲在一棵大树下，才保住性命。回到家，整个房子已倒塌，家园彻底被毁，夫妻俩抱头痛哭。

激动的大老表问我：“你想吃啥？”我问：“那个酒玉麦做的汤圆，还有不？”

大老表笑了，他说现在没人种酒玉麦了，产量太低，现在酒米多得是，哪个还吃那东西，当年穷，是没办法才吃酒玉麦汤圆。大老表是个实在人，他的话我听得心酸。现在的生活，比以前不知好了多少倍。几年前，大老表去世，活了82岁。据说，他承包的山林，经济价值上百万元，完全是小康之家。

现在，汤圆天天可吃，并不一定要在过年时吃。两种怪汤圆，喷香中充满苦涩和无奈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胡豆花开

□刘凡君

那年，我下乡插队落户在合川三元铺。冬月间，红苕吃过了，庄稼地里没有粮食，只有蔬菜。一直要等到胡豆出来，才接得上气。所以，胡豆是救命粮。

春天来了，胡豆花开，农民的希望就来了！于是，偷生产队的胡豆，是饥饿的娃儿们不得已要做的事。

中午放学，娃儿们放下书包，背起背篋，拿起镰刀，上坡打猪草。大人们收工回家做饭去了，坡上空荡荡的，只有鸟鸣声。娃儿们放下背篋，三三两两躲在土背坎下，快速地采摘刚刚包浆的胡豆，放在背篋底，上面覆盖一些猪草，或者盖上草帽，然后唱着歌回家了。

为了打击偷胡豆者，生产队长杨元斌想到了我，任务很明确——抓偷胡豆的人。

每天，社员收工之际，我就出工了。手拿一根竹竿，爬坡上坎，穿田间，走小道。一天，我发现几个小娃儿正在偷胡豆，悄悄走近，猛地抓住背篋，大喝：“哪里跑！”娃儿们见状，吓得哭起来，一个劲儿求我把背篋还给他们。

“知道刘文学吗？”我问。“知……知道……”一个娃儿怯生生地说。刘文学是当地的少年英雄，他家离三元铺不远。“为什么不向他学习？”我又问。大家不做声。良久，另一个娃儿说：“学、学不了……”

我一愣：“为啥？”

她指指肚子说：“这里饿……”

我心里一酸，无语。

说实在的，抓住背篋的那一瞬间，我曾想向杨队长请功，用事实证明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。但现在，我心软了。如果，我将背篋交给生产队，她们回家要挨一顿打不说，生产队还要扣除她家的口粮，损失就大了。于是，我放缓语气，郑重其事地教育了她们一番，就把背篋还给了她们。

后来，我多次抓住过偷胡豆者，都是以教育为主。娃儿们对我既敬又怕。有些大胆的娃儿，甚至打趣我：“刘知青，吓‘麻雀’儿！”

2013年，当年的知青们返乡重聚，我又见到了嫩胡豆，不是在坡上，而是在一位农民兄弟的生日宴上。因为好吃，饭后我还特地打包带回酒店。晚餐时，再隆重置于盘中，颇有仪式感。于是，这个关于胡豆的故事，继续在灯红酒绿的时空里，诉说着昨天的故事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作协原主席）

藏在雨雾里的旧年情

□瞿明斌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庆乡村，年味是从正月初二的晨雾里弥漫出来的。天刚亮我便早早起床，换上干净的衣服。父亲一边将弟弟妹妹的衣服扣严实，一边看着母亲将红糖、面条、腊肉香肠等，用油纸包好，捆上细细的麻绳，放进竹编小背篋里，再盖上一块干净的油纸。这，便是当时重庆乡村过年最郑重的体面活——走人户。

那时的乡村，走亲戚全靠一双脚。田埂湿滑，山路崎岖。父亲背着竹篋领着一家人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里。山路弯弯，一走就是大半天，寒风钻进衣领，手脚冻得发麻，可我们的脚步却一刻也不曾放慢。

那时候的人情，重得像山，真得像水。到了亲戚家门口，不必高声呼喊，便有亲戚满脸笑意迎出来。看着风尘仆仆的我们，眼里满是心疼。双方没有华丽的言语，大家躬身问好：“来了，屋里烤火！”父亲便将背上的小背篋递给亲戚，动作既恭敬又虔诚。那点微薄的礼物，是省吃俭用的心意，是走亲串友的礼数，更是刻在骨子里的厚道。

屋里的柴火灶烧得正旺，铁锅里的汤圆香气裹着烟火气，漫满整间老屋。不一会儿，主人家煮上一碗滚烫的糖水鸡蛋汤圆，端到我们的面前让“暖暖手”。亲戚家的孩子围在桌边，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碗里的汤圆，父亲便悄悄摸出藏了一路的水果糖塞给孩子们，有了水果糖的孩子们一溜烟跑出家门，和小伙伴分享糖果的快乐去了。

饭桌上，没有珍馐美味，只有自家腌的腊肉、酿的米酒，几碟青菜，一碗热汤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说着过去一年的辛劳，盼着新一年的收成，话语朴素却字字暖心。窗外雨丝绵绵，屋内灯火可亲，所有的奔波与疲惫，都在这人间烟火里化作了温暖。

吃过午饭，我们一家起身告辞。主人家往提篮里塞满回礼，几个糍粑、一块腊肉，塞得满满当当。返程的路依旧湿滑，雨还在下，可提篮更沉了，心里也更暖了。那一来一往的礼物，藏着最真挚的牵挂；那一路奔波的脚步，盛着最醇厚的人情。

那时候过年，有烟火，有温度，有走不完的山路，道不尽的亲情。那一段旧时光，藏着中国人最珍贵的人情味，也藏着一代人滚烫的乡愁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政协退休干部）

新春彩船拜年来

□牟方根

彩船，一般用铁丝、竹篾扎成船型骨架，造型与捕鱼摆渡的“梭子船”相似，头尾上卷高翘，中间为楼阁式船篷。篷顶四角拱起，各悬挂1个红灯笼，寓意“四季平安”。船身糊以红绸绿绢，贴着金色云纹与吉祥图案，在晨光里熠熠生辉。

更让人忍俊不禁的，是彩船队的主角——摇彩船的“花么妹”，由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大爷男扮女装。“她”头戴一顶红花绒帽，两缕染黑的假发辫垂在胸前，辫梢扎着红毛线；脸上搽着厚厚的胭脂，腮帮子红扑扑的，眉心还点了一颗黄豆大的朱红痣；上身穿一件桃红缎面斜襟大袄，下身穿一条喇叭裤，脚上穿着一双绣花鞋。

最逗人的是，“她”耳朵上装饰的那对银耳环，竟然是两枚用锡纸包裹的圆扣子，晃晃荡荡吊在耳垂上。

走在彩船队伍中间，手持划桨，模拟划船的人，被称作“艄公”。他手握木桨，时而弓步向前做划水状，时而踮脚后仰作避浪之姿，围着彩船前后腾挪，步

子又稳又妙。最惹眼的是他那一撇一捺用墨汁画上去的八字胡，两头翘得老高，一咧嘴就跟着抖动。摇彩船的“花么妹”往左倾，他便往右撑桨；船尾一翘，他又赶紧跑过去虚扶一把——那份默契，分明是搭档了几十年的老伙计。

紧跟在后面的两个中年男子，一个敲锣，一个打鼓。两人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配合默契——锣声落处，鼓点恰好赶上；鼓声将尽，锣音又起……那紧锣密鼓，硬是摆一面铜锣、一只大鼓敲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。

彩船上门，农家多以香烟、红包打赏。彩船队的答谢，一半在舞——将彩船摇得活灵活现，仿佛真能劈波斩浪；另一半在言——专司吉言的“言子先生”，能用最朴素的乡音，把对日子的美好期盼说进人们的心坎里。于是，乡间的年味，便在这舞与言的交替里，浓了又浓。

在拜年的过程中，彩船队伍由“言子先生”领唱，其他人附唱应景的“马年彩船歌”。彩船歌落，父亲笑着递上香烟和红包表达“敬”与“谢”，母亲赶忙端出糖果送上“甜”与“福”。我刚满15岁的小女儿，突然学着大人的腔调喊了一声“划着”，众人先是一愣，随即爆发出一阵欢快的大笑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评协副主席）

“仓才仓才，仓仓才才，仓——”
“我们的彩船两头翘，划船的么妹长得俏，开口唱起吉祥调，福祿寿喜全来到，哦哎哟哟……”

今年春节，我携妻女回到老家，陪父母共度佳节。正月初一早上，母亲刚拉开老宅堂屋的大门，一支披红挂彩的彩船队便载着洋洋喜气，前来拜年。

彩船，俗称“划旱船”，是一种在陆地上模仿行船动作而编创的民间歌舞形式，一般在正月初一至元宵节期间表演。

